

嘉靖延平府志

七

K295.72
2

端也志藝文

記

宋

沙縣建文宣王廟記

陳順孫書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為高惟仲尼一人

而已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也有唐封之王爵立其祠宇俾天下之人知有師也我宋纂承丕緒恢厥儒服比年以來州郡牧伯以建學為請數十上俞其請復錫以頃畝贍學徒焉大哉君師之學陋於古而榮於今矣沙陽為邑隸籍富庶家塾黨庠夏弦春誦洋洋盈耳而師之祠獨背其方所歲月貿遷薨棟弛落慶曆元年芸閣杜公京下車之三日行謁廟之禮升堂睹輿靡不恭敬乃曰先師之廟上自國庠

降自郡縣無不見之於東之位此獨不然乃在縣治之西誠非其所博雅君子將有問焉進士鄧蒙廼邑儒之領袖耳聆是說心悅其事乃率衆力惟新是圖得居人羅仁仲鄧祐曹應選等列詞于縣願納沙陽舊鎮基以脩改造焉由是學孔子之徒更相勸諭募鬻材之直不踰數月萃妹錢一百八萬壬午春興役工石云備繩墨既正地聳奇觀神贊休美次年夏月棟宇成焉中設正殿塑聖像十哲內壁圖六十子洎注疏而下九八十四人後堂九間圖三代禮物明損益也東西二十二間前門七間館學徒也門之上立麗譙三間藏書籍也春秋奠祀簠簋籩豆莫不悉備云

將樂縣龍頭巖記

陽南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

木為鐘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是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為漁利者

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而之他其
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不禁翦伐
陵踐竹木無有遺蘗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鷲
據于東南之隅邑人病之而未暇葺熙寧丁巳封內
有警市人惶駭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采始為之
選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老用日
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岩寔召之遂聞于公請縣之
僧可淳者使葺之於是作堂於岩腹刻木為像以鎮
之所謂均變禪祖是也復作亭于岩股以待往來之
游觀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為之言曰
物之變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窮
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
里之民豈其然邪蓋人之所歆完以葺于是者數寔
然也不然則知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其
新固非一日矣肆由怙力之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
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

吳侯則彼之肆恣怙力者方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厓而層軒疊徑雲烟杳靄之間幽崖邃壑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豁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是為游觀之稱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元豐乙丑沙縣重修儒學記

曹宗煥撰

將樂縣求仁齋記

陽明元祐戊辰秋七月余還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門勞苦之暇因

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雜草輦石開地為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予盡為我名之書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乎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屈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

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之表此
其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
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
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歌
為君子者何以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
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恃
義喻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
藝之文百家之篇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街
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用之
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常六七此與墮天販父積百貨
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余嘗悼之
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
士柔不溺于隨剛不償于愍者相進於道度幾少滋
頽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
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傳曰放於利而
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衡鬻而不售轉

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
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
者亦難矣夫孔門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
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之
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
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常言也是故其徒知由
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詳也然則所
謂求仁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
古人所以求之之
方將必有得矣

南平縣水雲村記

邑人黃裳長澗自衍峰道廣教出
田坑始從父得之于西南山之麓

取其一支傳之以為沼走之以為渠厨竈之以酌橋
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條倚實飄雲墜影在泉之上
下有雲于山朝隰而暮合閒適之態虛白之象與夫
流泉相應以無心相偶以不紛俄然相得於東西杳

然相忘于得喪其孰為此者耶元豐之初余自京師而還省余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瞻顧燕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接臺于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樂也尋春逃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王公寔來京師謂余曰今為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益治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得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知水雲村之得于乎公寔之為人苟可而止不為生而勞不為名而偽遇吟而忙得酒而休方東而俄西未始而適莫要其中夷曠而惠直是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余後此數年亦築草堂于街峰有釣舟于劍潭是時水雲翁藜杖而相尋街山居士肩壘而忽往與是兩放相得於無情中有舞有歌有吟有謔妙思絕景不可得而究也會歸于至無余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村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為之記公寔他日相從此以為質焉鐫諸石

沙縣寓軒記

梁溪居士既謫沙陽官廨陋甚不

散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為燕處遊息之地而官之西偏有軒然前此以為過客之館燕廢不治綱乃命工以葺完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飾曲欄以為花卉之圃埋小盆以為芟荷之池地之坳垤者與瓦甃之破缺者墻壁楹檻之漫漶者皆以次緝而整之不數日與然一新於是易其舊名之曰寓軒大哉寓乎締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泛顛倒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八骸九竅六臟而存者固已寓矣况夫奔走往來於世而將宦乎况愚慙忘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矣雖然自其細者觀之以眇然一身而寄於四方上下無窮之間雖螻蟻觸之困於蝸角浮漚之起於瀛渤未足喻也自其大者觀之則方寸之中含容六合無有遠邇隨念現前大地山河視以一眼華藏世界包以一心

則雖在宦而等於遊戲可也雖罪謫而隨寓而安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軒雖寓也而非有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於軒上取佛菩薩語而觀之則又取經史百家之言而參訂之不則焚香默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不則賓客遊從詠歌笑談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語亦寓也如糟粕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於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園荷池墻壁瓦甃皆足以助發實相而況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循遊從詠歌談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溪之寓言則曩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為之記

尤溪縣常齋記

羅夢窗

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崑治一室聚群書宴坐寢休

其間浚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謂
卞急害道名其室曰常齋取古人佩常之義泛觀古
人有以物為戒者有以言為戒者有以人為戒者所
謂佩常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
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能之乎予始以因循
未能遂志因作躬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
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沒更歷漢
唐寥寥千載訖無其人間有能自樹立者不越注心
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興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
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
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
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
學之道在知其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學知所先後
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濂雕開之學曰吾斯
之未能信曾點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

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說開與點稱顏淵以
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學則
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知
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
使人來求記於予予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
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常其所自勉者并書之
使夫人知其在此不在彼也或曰常齋之作終無益
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孟銘諸几杖置金
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滿聖人皆有
取焉苟善取之則常齋之作不無補也

順昌縣英烈王廟記

余良淵撰
載縣志

沙縣重修儒學記

鄧鼎

余嘗惟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顏豈

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必有所惧未嘗有須臾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薦人於天可以幾福

於式外故貪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造業深重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惧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惧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官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官比也崇寧以來蔡京為冢宰羣天下學者納之黌宮較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焉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舍是而他也縣有師長州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為美觀耳部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斤叱所及官吏瞻落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絕古今可以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重輕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之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官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吏者不以學

校賢我吳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鼎沸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淒淒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真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陽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為卓然者舍法旣罷學校亦廢仰雨旁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建安郭侯得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罷置此而弗顧非為政之本也於是邦之彥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有暇齋宮祭器無不備具棟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啾啾閭閻有洙泗聲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邑大夫與邦人之彥者懼部使者之督而為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為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意與邦人之彥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

建炎之初論事狂妄謫自左掖冷居里閑蓋將束書負琴日造庠序以洗前日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惟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獎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催剥異時能保其不獎耶侯文章事業謫聞于時牛刀割鷄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誠之為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格也惟出於至誠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顧豈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郭侯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侯字舜卿汝賢其名者也學興於慶曆二年春二月有二日而新於宣和七年冬十月二日建炎二年三月吉日云記

沙縣具瞻堂記

鄧肅大丞相李忠定公宣和初以左史論時事之失謫監沙縣堯庫菴年

而罷宣和末以奉常還朝與決大計遂參左轄虜騎
迫城公以身蔽之虜退遷樞密未幾而出虜騎再至
則汴都不守矣今上即位之初走使召公再遷爲左
僕射紀律稍正群盜向息而公又逐不數月間翠華
有維揚之幸故天下識與不識皆謂公之出入係朝
廷輕重非近世名臣所可比也東坡曰兒童誦君實
走卒知司馬吾今於公復見之矣新安呂之望以智
謀中科得官九品筮仕之物襲公筦庫之職一日居
其室而四顧曰此非大丞相李公之所憇乎平日仰
公如泰山北斗今以職事繼公後塵其瞻仰之誠參
前倚衡如見公於上雖食息警歎之頃不敢輒忘請
新其堂而榜之曰具瞻所以致僕拳拳之誠且與後
來有知者共之堂成余即造焉雖喜呂子趨向不凡
且爲呂子危之李公直氣充塞宇宙不能一日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當時願留之者殆以萬計幾扼於奸
佞之手有抗章以挽之者皆斥竄流離去朝廷數千

里甚者至於梟首通衢以疎天下呂子何敢如此余切爲呂子危之因以告之曰前日死諫之士今此去國之臣皆子從游之舊當時議論子無不與之者朝廷大臣蓋切齒未有以發之耳故去年省試子雖優擢有司觀望吹毛求疵竟不獲廷對今不省愆易慮默默安職復以作為是自貽咎耳後悔其可追乎呂子曰諾由此獲罪薰香多矣謹候之

沙縣陳忠肅公祠堂記

陽時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堊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

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承旨以詞命爲職潛奸隱慝未形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